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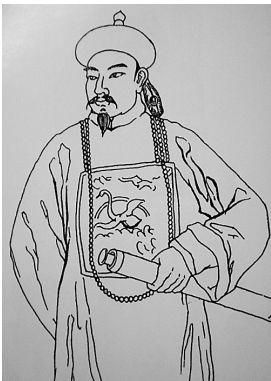


才德
师尊

从来名师才德兼

文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

古代海南各类学校的教师，既有外地官员，也有本土学人，他们当中有的是进士，有的是举人，有的只是贡生，有人甚至没有获得任何功名，只是一名普通的秀才。然而，只要他们是德才兼备的读书人，都不会妨碍他们成为好教师。



韩锦云画像。(资料图片)

外来者：总把海南当家乡

通过查看方志中的历代职官简历，不难发现他们一个个都是多面手，既要整顿吏治，评理判案，关注民生，还要发展农业和商业，闲暇时间还会吟诗赋对，陶冶个人情操。不少人还是教育专家，既有一定的教学理论，又乐于躬身实践。他们之所以这样做，相信是因为他们真的热爱这片热土，把海南当成自己的家乡。

北宋绍圣年间(1094—1098)进士、广东梅州人古革担任琼州府教授期间，训育士子，孜孜不倦，声播琼岛，连黎族地区的首领都送来子弟接受教育。据《琼州府志》记载，有一年某地黎族人发生骚乱，琼州府衙发文，由古革前去“布谕”。黎族人向来敬重古革，闻讯竟然全部顺服。朝廷知道古革的德政之后，便擢升他为潮州知府。

有些擅长教育的官员，不但善于讲课，还让学生兼顾发展“体育”。

譬如，据《广东通志》记载，明代隆庆元年(1567年)，籍贯湖北麻城的周思久(号柳塘，嘉靖三十二年，即1553年癸丑科进士)，由浙江盐运同知擢升为琼州知府，到任不久，就发生了海盗许瑞率领百余艘船占据海口港的事件，于是州府内外，人心惶惶。他不动声色，从容地出示公文晓谕贼众，许瑞等人竟然因此遁逃而去。周思久还广泛了解海南民俗的利弊，推行乡规民约，扬善抑恶，义士、节妇去世他总是亲自去吊祭。

在教育方面，周思久纂集各种经典书籍，写了《近民柯则》《大儒学宗》等，并经常聚集儒生到府城的书院里，亲自讲授，同时设置射圃，在讲学谈艺之余让学子练习射箭。

周思久到任5个月，海南的社会民生大为改观。很快，他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，当即解职还乡。如果说《广东通志》对他的记载还过于简略，海瑞在《赠周柳塘入觐见序》一文中对周思久的评价却很高——“百利随之兴，百弊随之革”，“穷谷深山莫不翕然有去恶惟公是从之心，莫不忻然以前无有也”，“二百年来民情今日始泄，二百年来民心今日始安”。海瑞对人对自己向来苛刻到“吹毛求疵”的地步，能得到他的肯定，自是没有虚言。

看来，一个优秀的教育者，不只是教出一群会考试的学生，而是对社会风气带来积极、健康的影响。

对琼岛和琼人情深义重的师者和官员，清代中叶的一位雷琼兵备道也值得一提。

据道光《琼州府志》记载，嘉庆六年(1801年)出巡雷琼兵备的蔡共武，上任后不但整顿海南的吏治，还侧重振兴当地教化，琼台书院颓坏，他率先捐出廉俸修葺，增加诸生的生活开支，对每日和每月的课程，蔡共武更是训诲不倦，与琼州士子的关系因此日笃。有意思的是，他后来升任广东盐运使后，琼州人士到省城后，依然得到蔡共武的殷勤栽培，就跟在海南时一样，让很多士子感戴不已。

伯乐：慧眼识才早有远见

明代的崖州地区，文教新兴，人才辈出。当时有位科考不得志的读书人纪纲正，归隐田园，育人为乐，自号“东崖”。进士钟芳(1476—1544)就是他的得意门生之一，称“崖之学者多出其门”，足见纪纲正在崖州地区的影响力。

纪纲正不但重视教授学问，还十分



海口府城西厢达士巷王国宪故居里的王承烈画像。 陈耿 翻拍

注重培养礼节，不急功近利，“先礼节而后文艺，务敦本实而不急其名”，提倡“素质教育”。纪纲正不但是当时崖州的名师，而且声名远播，琼台守帅甚至慕名重金聘请他到府城教育自己的子女。

钟芳在《祭纪东崖文》中，对纪纲正的评价很高：“先生积学渊宏，秉心刚毅。怀玉不售，卒老遐荒。”并对纪纲正的苦心栽培，感恩不已，“每阅鄙文，误蒙奖许。岂惟成物之效，实荷知己之明。兹叨宠荣，敢忘攸自？”从中也可以看出，纪纲正还是一位善于赏识和激励学生的好师长。

其实，发现钟芳的还有一位弘治九年(1496年)上任的广东提学金事——宋端仪，《琼州府志》称他“崇正学，严考课，教人必先表率”，而且因材施教，善于发现人才。有人曾问他：广东谁将成为解元？他只说了钟芳和张世衡。弘治十四年(1501年)乡试，海南卫官籍的张世衡果然是第一名举人，钟芳则是亚元；正德三年(1508年)，他们又同登进士榜。

我国古代书院的掌教(也叫山长、院长)，一般由本地德才兼备的举人或进士担任，他们要么在备考进士或等待任命时，要么是致仕还乡或辞官归里后，要么是父母亡故回乡守丧时，被官方或书院所聘请。他们当中，不乏慧眼识才的伯乐。

琼山举人王承烈放弃考取进士后，在雁峰书院和琼台书院执掌教鞭20余年，将他的余生都献给了乡土教育事业，直到道光丁亥年(1827年)十二月去世。在府城的这两所书院掌教期间，从游的学生遍及海南当时的“三州十县”，大多是已经成名之士。《本传》称：“远近从游多知名士，乡会所取皆出其门。”当时海南考中举人、进士的，几乎都是王承烈的学生。道光戊子年(1828年)秋天，广东乡试揭榜，定安学子叶联辉名列第二——亚元；道光二十年(1840年)，文昌士子韩锦云考中进士。而早在他们20岁的时候，王承烈就已经断言，这两位学生将来必能成就功名。

文昌进士云茂琦(1790—1849)晚年主讲琼台书院时，从游者都是一众后起之秀，琼山士子王星鹏等完成一篇艺文，都优于同窗学友，云茂琦大为叹赏，称他的才学在其族弟云茂济之上。云茂琦在晚清琼人眼中是“一代宗匠”，一

般不轻易期许别人，唯独认为王星鹏和云茂济是“远到之器”。就是1850年至1854年间任职的巡道江国霖来琼视察海南时，也拔取王星鹏为第一，将他与文昌的云茂济并称为“海外二士”。结果是：云茂济后来先后考中举人和进士，当了县令，49岁死于任上；王星鹏连续15次参加乡试却未能中举，人称“才高命蹇”，后来以教书为业，育人无数，80岁终老。

无独有偶，王承烈的学生、文昌进士韩锦云(1806—1874)也颇能预见门生的未来。

韩锦云备考会试时，曾在雁峰书院执教。据海口市灵山镇儒房村《陈氏族谱》记载，当时，明代进士陈天然的十五世孙陈鳧洲和陈选瀛正在雁峰读书。有一次，韩锦云查阅了陈选瀛的课艺，啧啧称奇，对其兄陈鳧洲说：“令弟文法大家，不屑于雕虫小技。”遗憾的是，道光壬寅年(1842年)，陈选瀛参加童试未获通过，但不挫其志，更加用功读书，可惜第二年就病故了，年仅23岁。

功名：只是一个参照数据

过去，在官学担任教职，在书院里教书的多是进士、举人出身，再不济也是贡生，却也有个别因为种种原因未考取任何功名者。

琼山人杜应清，文章写得清新俊逸，乾隆壬子年(1792年)考中举人后，不愿出仕，而是先后主讲于本县的雁峰书院和定安的尚友书院，门下多是名士和才俊。杜应清晚年时，吏部多次行文催他任职，他都没有赴任，直到改任他为国子监主簿。县志称杜应清“为人不拘绳尺而平坦乐易，领其教者蔼然如坐春风中”。

但也有不是进士或举人出身的名师。

清代，琼山县员山里(今海口市新坡镇文山村)的周其焜只是一名科场不得志的琼州府学廪生，却因“博学通经，众推宿儒”，而“主讲尚友书院，为多士楷模，门多魔士人钦仰之”。民国《琼山县志》对周其焜的记载只有寥寥几笔，甚至不知道他所生活的具体年代，生卒年月也不详，却让后人感慨，即使在科举时代未能入仕，但只要真才实学，还是会得到社会认可，不会埋没其才学。

据民国《感恩县志》记载，符绪是感恩县居龙村(今东方市八所镇居龙村)人士，自幼聪颖过人，五经烂熟于心。11岁时，符绪到琼州府城参加考试，知府很欣赏他，但担心少年得志，会误了他的大好前程，便奖励他一批书籍，劝诫符绪回家勤学。

3年后，符绪再次报考五经，被擢为琼州府岁贡，两次参加贡院考试都是第一名，得以在府学里接受免费教育，由官方提供食宿。当时的广东督学傅棠一度给他颁发奖牌：“琼南隽士，海外荣之。”符绪的学问更加广博，声名越发远扬，连定安探花张岳崧都请他教子。想必张岳崧虽是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但由于公务在身，宦游多地，无法时刻亲自教子。

符绪还多次主讲感恩县九龙书院。不久，符绪以“明经”特授广东梅州丰顺县训导，任职五年，以清白自持，行为端正，是读书人的模范。光绪六年(1880年)，符绪卒于任上，享年78岁，“士林悲之”，丰顺知县赵培兰和各位生员捐资将他归葬琼州。符绪的儿子符执琛、符执璇也都是岁贡。📖